



▲《只此青綠》劇照——入畫。

《只此青綠》驚艷春晚舞台

舞繪《千里江山圖》演繹「一眼千年」之美

幕後揭秘

餘音繞樑傳古韻，咫尺千里舞江山。除夕之夜，以中國十大名畫之一《千里江山圖》為創作背景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選段）登上央視虎年春晚，舞者身著青綠色長裙，搖曳生姿，以綉繡之身演繹卷中「青山之嫵媚」，將中國古典式傳奇娓娓道來，一颯一笑間重現宋朝美學巔峰。演出中，領舞孟慶鳴的「青綠腰」更是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熱議話題。

大公報記者 俞畫杭州報道

「我在劇中飾演的角色是『青綠』，這是一個很寫意的形象，演繹時需要加入很多的想像力。」孟慶鳴告訴大公報記者，受時間限制，春晚展示的是《只此青綠》中的一段群舞，將《千里江山圖》裏的青綠設色抽離出來，幻化成女性人物形象。伴隨著舞者的聚合分離，「靜待」、「望月」、「落雲」、「垂思」、「獨步」、「險峰」、「卧石」等造型動作一一展開，層巒疊嶂間，千里山河盡顯舞台。

「我們身上的每一個配飾都有獨特的含義。」孟慶鳴指了自己高聳入雲的髮髻笑着說，這像不像奇石？「還有我們的衣裙，別看都是青綠色，實際上顏色是斷層的，上為石綠，下為石青，這樣在舞動起來能形成視覺差，更能模擬出山巒的高低變化。」令許多觀眾念念不忘的「青綠腰」同樣有着自己的意象。「在舞蹈詩劇中，這個動作被稱為『險峰』，通過舞者起伏的身形，展現山峰的凌厲與陡峭。」

雖然不止一次以領舞的身份登上春晚舞台，但在孟慶鳴眼中，「青綠」的演繹仍頗具挑戰。「《千里江山圖》展現了宋朝美學的大氣磅礴，因此我們的舞蹈不僅要展現柔美，更需要柔中帶剛，對腰腹力量的要求很高。」孟慶鳴說完一個後仰，向記者秀了一把「青綠腰」。「右腳在前，左腳在後，腰部慢慢向後，傾斜至九十度再回正……關鍵在於收緊核心，將身體放平，千萬別做成下腰動作。」

舞者用半個月練習「安靜」

周莉亞與韓真被譽為「舞壇雙子星」，曾創作出《沙灣往事》、《永不消逝的電波》等多部爆款舞劇，此次她倆再度攜手，共同擔起《只此青綠》的總導演。「現代舞蹈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芭蕾舞訓練體系的影响，講究開、繃、直，尾椎是向上的狀態。」但為了讓《只此青綠》真切還原宋代人的氣質，她們希望舞者的狀態有所改變。

「宋畫裏的女性瘦削而輕盈，肩膀窄，纖薄而柔弱。演繹上也不能如往常跳舞抬頭挺胸的模樣，而是要把氣沉下來，讓力往裏走，才能有古典美的韻味。」韓真一邊說，一邊做了個內收的姿勢，「我們想要的是博物館裏宋代壁畫裏的感覺。」查閱大量資



▲《只此青綠》劇組在春晚後台合影。

料後，兩位導演最終將「靜」、「端」、「穩」定為《只此青綠》的語彙風格，這也給舞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擾。

「剛集合時，我們有半個月沒編舞段，就是在調呼吸、找感受，舞者們後來都有點焦躁了。」韓真告訴記者，為在舞台上更好地呈現出宋畫裏的沉穩和傲骨，她要求舞者們練習「安靜」，閱讀詩歌、臨摹繪畫，將自己想像成宋代女子。四個多月排練下來，從編導到演員，都把時間放慢，把心態放慢，逐漸融入到作品中。「就像點一炷香，是要慢慢薰的。」

完成《千里江山圖》後，畫家王希孟並沒有遵循常例，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章，他認為「此畫與天地眾人共繪，往來者但見青綠足矣」，可見「青綠」是畫作的靈魂。「學舞那麼多年，老師一直在教導我如何通過肢體來宣洩情緒，但『青綠』卻要我把所有的情緒收在心裏，因為它是沒有生命的，但當它移動時，整個時空都隨之轉了起來。」孟慶鳴感慨道，這一年她都將自己沉浸在「青綠」的形象裏。「很難，但是值得！」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只此青綠》領舞孟慶鳴。



▲周莉亞（左）與韓真早前出席發布會，與觀眾分享《只此青綠》的創作故事。大公報記者俞畫攝

同心圓設計 沉浸式「賞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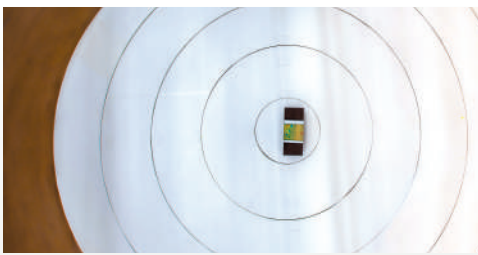
公元一一一三年，北宋畫家王希孟用了半年時間，完成絹本設色作品《千里江山圖》。二〇一七年九月，在故宮「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上，《千里江山圖》首次全卷打開，面向公眾展覽。開幕的第一天上午，故宮午門前的廣場上就擠滿了前來觀展的人，需要排四個小時的隊，才能一睹畫作的風采。「無名無款，只此一卷；青綠千載，山河無垠。」由於客流量大，每位參觀者只能在這幅近十二米的長卷前駐足幾分鐘，剛被它的氣勢和絢爛迷了眼，就得匆匆離開。舞蹈編導韓真是參觀者之一，那驚鴻一瞥在她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〇一九年，當她與搭檔周莉亞決定再度攜手創作一部展現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作品時，《千里江山圖》便從記憶裏一躍而出。

「剛開始我倆非常激動，覺得那麼美的畫如果能以舞劇的形式出現在舞台上，絕對是一大亮點。」沒想到當真正坐下來創作時，韓真坦言「這是一個大坑」。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千里江山圖》的作者是誰一直謎團重重，僅能從宋代權臣蔡京為其撰寫的題跋中看到「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詢論

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

「既要尊重歷史，又要從寥寥數語中講好畫家的故事，從什麼角度去切入，成為了我們創作過程中的第一道難關。」最終她們決定在舞劇中以「展卷人」的視角來切入，作為《千里江山圖》的研究者，他與畫家穿越時空的界限，同時出現在一個舞台空間：這邊被王希孟拋落在地的紙團，那邊就被展卷人拾起、打開，彷彿在探索其中的奧秘；這邊的王希孟徹夜作畫，那邊展卷人默默為其披上外衣……

為此，《只此青綠》的舞台做了同心圓的巧妙設計，還原中國傳統畫卷的「展卷」過程。「不斷轉動的舞台就像時間，千年前王希孟帶著每位匠人的期待畫就了千里江山，今天以此為創作藍本的《只此青綠》又把他們帶回到我們面前。」



▲《只此青綠》的同心圓舞台。

國寶不再沉睡 文博工作者的傳承

都說「紙保千年、絹保八百」，《千里江山圖》是絹本設色畫，千年前的畫作按說早就過了「保質期」，卻依然保存完好，甚至連顏料色彩都保持着高純度。這不僅展現了宋代繪畫工藝的



▲《只此青綠》劇照——青綠。

高超，也體現了一代代文博工作者的傳承與匠心。「劇中的展卷人是有原型的，即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王中旭，他也是『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的策展人。」

「展卷人從現代人的角度，跟隨希孟外出採風，陪伴他潛心作畫，心疼他一次次被退稿又一次次振作，讀懂他的艱難與堅持，是千年後與其對話的一個引領者。」韓真回憶起王中旭講過的一個場景——故宮展出前，工作人員為了拍攝《千里江山圖》的高清圖像，關掉了房間裏的燈，因為畫中的礦物顏料有吸光的作用，那一瞬間，《千里江山圖》發出了動人心魄的光。「這個場景最終也被我們呈現在舞台上。」

在周莉亞的眼裏，展卷人不僅僅是王中旭一人，還包括了所有兢兢業業的文博工作者，正是他們的努力讓國寶不再沉睡。「在創作期間，我還遇到了一位來自中國考古研究院的老太太，她七十多歲還奮戰在考古一線。老太太告訴我，年輕的時候她常常睡在離考古現場很近的簡易宿舍裏。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覺得背後有東西在爬，跳起來一看才發現那地方全是老鼠。」周莉亞感慨道，「得是什麼樣的信念，才能讓她在那麼艱苦的地方，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

為匠人精神作傳

「《千里江山圖》的傳世之美，不僅源於畫家高超的藝術造詣和精湛技藝，也得益於整個時代的文化底蘊，以及完成畫作所需要的筆、磨、紙、顏料等傳統工藝，才能使畫作跨越千年，依舊保持令人心醉神迷的色澤光芒。」周莉亞坦言，傳承是整部作品的核心，「那些不曾被記住姓名的匠人們，這部劇作亦是為他們作傳。」

周莉亞向大公報記者講述了她此前看過的一部非遺紀錄片，裏面有一位製筆人面對鏡頭娓娓道來：我一輩子幹的就是這個，雖然自己不會畫畫，畫上也不會有我的署名，但看到畫家用我做的筆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就感覺特別欣慰。「這就是平凡中的偉大！我們不僅要記得希孟，還要

記得這些匠人，讓他們在舞台上活過來，讓更多的觀眾看到他們的存在。」

因此，在《只此青綠》的舞台上，伴隨畫卷的鋪展，篆刻人、織絹人、磨石人、製筆人、製墨人等畫作背後的匠人一一登場，他們的手藝被收錄在「問篆、唱絲、尋石、習筆、淬墨」等不同的篇章中。「我們邀請到相關工藝的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進入排練廳手把手教學。演出時使用的絲絹、毛筆、工具、模具等，幾乎都是非遺傳承人提供的真實物品。」

「《只此青綠》，又不止青綠。」周莉亞解釋道，《千里江山圖》所呈現的青綠色實際上是王希孟畫了五層的效果。「首先，整個畫卷用水

墨打底，完成最初的『粉本』；接着用『赭石』上色，山根部位皆用赭石接染；第三層、第四層開始上石綠色，這是由孔雀石研磨而成的一種珍貴的綠色；最後一層用石青色來渲染樹葉以及山巒頂部，使得整幅畫作更具層次感。」

正是這些色彩和工藝，最終凝成了獨具一格、讓人「一眼千年」的青綠，達到了中國古代繪畫的巔峰。在舞蹈詩劇的結尾處，展卷人與希孟在《千里江山圖》的展出現場相遇，他向畫家招手，畫家則作揖致意。「我曾問過演員此刻的心裏話，飾演希孟的演員說，他想對展卷人講一句『謝謝你』；飾演展卷人的演員則說，他想對希孟講一句『放心吧，有我罩在』。」



▲《只此青綠》劇照——展卷人穿越時空的界限，為希孟披上外衣。